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四十

書院

石岡書院記 楊士寧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映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宗舉澧貢始

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
子也安為王府掌計送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
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為古文詩辭復作書院
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
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
所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
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
義九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途
旅士必教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難

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如人吾鄉
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沂大江浮
洞庭游于楚鄧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
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
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為雄長不務
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遊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
嘗遍歷于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
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
興故先王治天下皆奉禮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

明文海 卷三十一
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序之制考其創建以
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於終廢吾郡
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
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况予為天下之
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滁洲重修陽明先生書院記 趙 鈇

鈇嘗聞先生與人語曰吾居滁時見諸士多務知解口
耳異同無益於得始教之靜坐一時玄解妙覺收效良
多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後教以良知則

無動無靜隨處有得鈇祇服久矣今幸來滁拜先生祠
下問先生弟子時多凋謝間有數君子能守師說不能
倡其子弟又相牽遺事口耳其意重希世云先生祠在
幽谷中亦舊所示法地也戶北啟左右土柱漸東傾
州守應君請於侍御少淇陳公出羨金埤虛易朽始
可久托役竣時竊以士不至為歎鈇曰噫吁口耳溺人久
矣昔齊東門子者有道士也人曰東門子能目聽而耳
視也象皆趨之曰吾不能位置耳目能順耳目之用而
已象咸嘆之曰耳自能聽目自能視無待於人而詔之

也又曰吾能不用耳而聽不用目而視也衆咸疑而走矣曰不然子之所以能聽者謂有耳也鳥鳴則子聞之乎曰然鳥去亦有聞乎曰否是子之耳以有聲而聽以無聲而塞也其能視謂有目也花開則子見之乎曰然花落亦有見乎曰否是子之目以有色而明以無色而蔽也是皆逐物者也夫鳥有去來而聞性無去來花有開謝而見性無開謝吾聞以真聞故不用耳見亦真見故不用目今先生所謂良知者知以真知故不用聞見之知以為知以是來者並踈耳曰士患無有倡者今倡

之而猶不至則祠可以無修歟曰不可此所謂感也今人適中都必問治跡所在經陳蔡則咨嗟四顧車不肯進望闕里洙泗則律々色動神竦矣故祠以存感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々止此之謂也感則景々則無有不至者矣此諸君子修祠意也雖然有真知而後有真感昔者七十子之於孔子也有治任而歸者或治任而不歸此無它知有淺深故其用情有至有不至耳若真知陽明之學者則必無有不至者是為記

雲龍書院者中丞潘公侍御趙公為郡孝廉建也孝
廉故無專舍今年夏吳子廷光陳子九功歸自春官而務
變齊謂旅聚散非謀也輒率同盟謁中丞公請問讎公
曰雅好士大以為慰曰幾如是而不得志予其尔下遂
捐贖分起館于城南屬郡大夫王三錫顧其志度之已
而侍御至謂獲其心也又頒營金卒役為堂序亭垣具
飭也于是錫以嘉名曰雲龍一日肅然造予請記予固
讓不得命廼受詰朝又使諸君申請予乃告之曰勉哉
命之矣夫說龍莫辨乎易之乾以諸君用之處潛躍之

間其九三子文之辭曰終日乾之夕惕若文言曰進德
修業命之矣因坐而論文類皆專精若疑守勝若詛要
以敬業為日夕予曰不然文一道也夫士之蘄學也似
射予昔去方之外嘗遭異人者工于中微而問其術對
曰無他予學虛為外不見耦內不獲身也然後引滿而
已夫也為長于射者豈數也中期為事此一之喻
也予遲頌嘗學為不象其心惟予二三兄弟皆矯焉
所謂超軼無亦灑濯其神不役物不雄成考信千百直游
意其不傳當觚捥思居然瓦注也若然則虛矣故心與

境化而不稽机以順動而不桎曲成誰和焉然要以俟
知者之知無為里耳易操嗟夫斯所謂德業並邁與雖
然大矣小之語默周折大之述作位育孰是非文孰是
非道一以貫之非有漸也故曰其人無偏其出不竭譬
之龍惟無欲矣潛見飛躍安往而不神或諸君曰由斯
以談嘗聞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是遵何說焉予曰不然
此天人之判也予將盡言之夫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
先天之本體塗之人皆然故惟在默而成之其志非分
非合其神非疑非解則机愈冥智愈靈易曰用九乃見

天則謂不以人先之也顏子沒而此學亡以安勉屬質
而以能所求之故慮難至變不離精粗斷難至工不離
瑕瑜雖滿志不離俞欲雖駭世不離雌雄是以聖人未
嘗過而問焉以為未出字人耳故予嘗妄謂聖自聖
之學賢自賢之學曰吾持此而希其馴達必不達也諸
君願為龍德乎反復是道可不謂繼絕學即將使他日
者曰是役也大有造於斯文豈不休美於是唯而退既
蜡中丞公有秋郊之命且行諸君復申請予故書曰中
丞潘公侍御趙公始建孝廉書院於城南中丞諱季剛

烏程人庾咸進士在事多所興除民安其業士競其
教侍御諱耀掖縣人為予同年又同中秘項觀風蓋
亦以經飾吏云記在落成之五月也

九華書堂記 王 傑

池之青陽縣南有九華書堂蓋唐供奉翰林李公白字
太白所嘗讀書處也初公之浮遊江漢也遙望九華山
而樂之適故人韋仲堪為令遂卜居焉其居在龍女泉
側歲久掩為民丘宋嘉熙初令蔡元龍訪求遺跡始
葺書堂於茲山之麓化城寺東以山初名九子亦公所易

今名故以為書堂冠焉勝國時邑人柯敬之嘗加修葺
去今二百年已敝不支敬之曾孫暹為按察使欲修
未果至是其從子志洪捐貲集材撤而新之中為正堂
五間翼以兩廡前為碑亭又前為石門施以扁額寺僧
德侃來謁予求記公蜀人也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
南游江淮至楚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
溪入吳至長安被遇玄宗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
涉岐邠歷高於至洛陽游梁父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
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受永王璘辟璘敗長流

夜郎遂沅洞庭工峽江巫巫山會赦還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入潯陽過金陽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水為當塗令往依之卒葬青山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閱歷可考見者如此所謂公嘗讀書於九華者當在天寶十四年前上秋浦時而郡志又謂公樂五松山水之勝建堂讀書于此豈記者誤以九華為五松抑銅陵縣別有書堂今皆不可考也噫公一代文豪也舊史稱公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故平生歷涉畧無膠滯後人仰之每因其所至而表見焉如齊魯之酒樓

有六逸堂其在姑熟如譎僂樓翰林宅十詠亭之類清風逸韻千古不泯宜乎茲臺之建於今昔而復于今昔有如志洪者之致意於斯以克承先志也抑嘗考蜀之彰明有大匡山下亦有公讀書臺即少陵寄詩所謂匡山讀書處是也遺址尚在今隴西寺而茲臺既移建化城寺側乃復有如侃者協力以相成之於此可見其風聲氣韻之相感不徒在吾儒者雖異道之人亦知景仰而致力焉故不辭為併著之俾刻石堂下若夫公之文章流播宇內先猷萬丈人皆見之又無俟予言之贅也

明倫彙編
輜山書院記 李舜臣

鈞州勝地曰輜山者張子魚築室其中置所藏書萬卷
延鄉之子弟有才質者得縱觀焉子魚之為江西憲也
吾從寮末得覩所謂輜山者圖及副使周某某與吾友劉
叔正所為記與述者知其創建之意蓋子魚以附郭上
田易而得此初不自有共之諸生嘗以科舉之文体裁
畫一童年而習既第乃易譬之街衢過其奔衝非至駑
駘咸足驅策是謂大約而教之道不在是也人業一經
以人聰明有及不及非謂高明之士亦限之也夫明經

飭行以達于官學古能文以明有德古今所珍而科目
之選也今但慕之以為科目而已不復有明經之志是
故飾碎裂之辭庶榮利之願食且寢於其師說舊聞而
未嘗有見於古今之際雖幸登第脫其故習已殉于簿
書之殷闕乎崇卑之間所謂學古而能文者竟荒且負
不能有成科舉之文又不足用於世下焉者遂為貪佞
之端道德之士殊等之才所以不可多而見也子魚方
以萬卷書俟有志者究觀而強記也起其衰陋之習而
資其才識之明且遠庶幾卓然有名其歸者其微意也

豈不美且盛哉

尚行書院記 李維楨

隆景初載余承乏為吉士師事蜀趙文肅先生先生嘗言鉅術論五德之運理固有之昔者孔子言仁孟子言義荀卿言禮宋儒言格致而王文成言良知今當言信乎今不識信所謂先生曰在尚行蓋去先生三十餘年而學術益敝矣虞廷之危微精一孔門之博約克復且以為事障理障而去之希心妙悟合契自然當体便是動用即乖桎梏倫常易狗名物互標法門爭誇証聖其

說沈洋傲之以所不知而莫得其端其趨操苟簡自便愚不肖者易合而莫覺其非其名尊美使之欣悅而莫摘其瑕游談作而周哀清言競而晉止今學術不幸似之以此意文學則廢經史之大義點傳註之成說離章句之本指五尺童子拾二氏唾餘以自竒師心用智蹈藉前人而出其上以此為言語則博名託於効忠修怨附於嫉惡瞑心決事而或以事外之人掣肘勿以逐聲而或以忌成之口譁眾以此為政事則上下相蒙利害相仗毀譽相錯名寔相詭膠序未聞揖讓而賢豪舉局縣

不問疾苦而尚擊斷新進喜凌厲而老成務優容長吏
失操柄而下官逞胸臆區黨橫分體統衡決蓋學術不
尚行而馳騫於空談虛聲生心害政流禍若斯之烈也
吾友鄒季如嘗三為主司衡文武士又為天官尚書郎
銓叙九流能已見於天下矣退而耕于雲夢之野遠近
士人負笈執雉受業者日盈衆為之精舍居之監司郡
國嘉樂其事有所供都養費加膳治為歸其所居曰書
院書院故嘗有厲禁季如固辭其名不獲而名之以尚
行曰信也左氏曰信為土朱子以為然土四序何所不

有孚之專言行也其有所憂患即彼其所進退士無亦
有如孔子失之宰我者即孔子之聖也聽言且觀其行
又曰勿取箝勿取健勿取口說士無行而其箝足以飾之
其健足以任之其口說足以折人而恣其所欲天下
孰能當之行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孔子之行余所不
敢擬議庶幾為孔子之徒者楊秉有三不惑酒色財張
復之有四不言廣不言負勤不言苦忠不言効功不言
能即堯夫有二不愧行不愧影寢不愧衾黃德思有五
不欺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終不欺

先神此四子者宋儒未嘗許以入孔子之室即今之學者目為老生常語耳余竊有取焉尚行故也孝如亂而為諸生髻而登賢能書踰寇而成進士為內史為天官即極清華之選恒情視以為無所不滿志而生平所適寔有困窮拂鬱人不堪憂者以故動心忍性其行誼日加修蓋尊人潛野公躬行君子毋鄉宜人賢明仁智儂之孝如甫登第而失父聚百順以事母行如孝如父母善繼善述豈易也哉有終身之慕則有終身之憂夫行善有已時耶如取義於尚行其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即非旦夕之積矣孝者百行之本孝如

如正直廉潔天下能言之而不以孝名以此尚行何以尚之哉孝如游者默識而時習可矣余安得起文肅先生於九原而告之曰今鄉子之學術非昔鄉子比也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為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於天台死節於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也當先生抗

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哺之唱歌以諷澤之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為義士也乃密托德宗於余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綢買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為叅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為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避不得

跡矣德宗三子嬰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歷己酉甯學侍御楊公廷筠訪其事於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儒得寔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生寔與屠剪錮禁何異日天子詔求先

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為子虛止是公而已乎古者愛
羊及烏存大蘇也子弟為尸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
胤荐先生之血食胙饗相屬夫寧不歡于是謀之華亭
令縣公紹昌躅吉鳩工莊農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
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揖以重堂繚
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祭設而田備秋毫皆太
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
祠謁奠成礼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
繼儒為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

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鼎革
也先生繚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以妻
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
井此古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為難豈趙朔李固此
哉予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蜀天踏地晝伏夜行千鈞
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
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有好
義吊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礼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鬱
也今上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

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
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
上階上歌斯哭斯九重必無伸之感而十族無必餒之
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為憤哀湘詛楚之詞非
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倏然箕裘無恙以此
調人鬼之不平而闡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
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
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任則
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

也先生為浙東第一名儒為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
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_林司理毛公自
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
年代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于覆巢完卵之時
或振命于禁網闊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此古今一大因
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首
而為之記

大滌書院記 黃道周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寔攜杖屨啟闢斯山何兄義

北左經右鉏網紀其事曾不數年茨暨聿立邑麓既平
環流既清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余方攀
柏藝松棲遲漳海未之能從也戊寅初冬余再以逸客
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又以中途警聽邊氛未忍起
然絕帆胥江遂復誅茆其間徘徊日夕嗟予天水之時
畫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涓於後攷其立
朝皆遠者不能需暮近者不能殫月而汗簡所壽踰於
鼎鐘當其通會又何足談僕以迂愚幸逢盛世怒畫龍之
氣散其木鷄前無伯紀慷慨劔箭之誠後無元晦蘊藉

經書之致而欲與抗送千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勲
名之着身猶膏肓之着於茗葉道誼之着心猶寶屑之
着于瞳子將為滌其盛大進以玄虛則瞿曇柱漆之流
又溷其堂室此如逐清客以奉偶神卻膏梁而尊枯腊
諒無濟于誕登未暇於成始也余少遠勲名長疎尊尊
繆從時路領日於茲感玄滌之未能班李朱而不逮然
觀其事會約其稽獲百世之下沒可知矣此攷二公心
身之際備悉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
雖不標其宮庭要無殊此旨趣至於旂常俎豆繫于兩

室熨以河魁非君子之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僕老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韞丘之富無異薪樵以謂今日之所當為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即為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玄氛廓清宙務役使黃面聃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蓋以薤芥涉冬愈嘉蹲鴟之倫盈盪被舍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沓雜之累即有一二朋從樽酒盞缶來證所學鷄黍就遲稻米七鑿諒可免於噉菜事魔之誅乾餼以愆之刺也義非食貧未離寒

素而綱紀于此已逾六年而僕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諱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壬申歲余游蘇山嘗為之記久不復憶比復重歷如讀經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百武即大滌洞七九曲上下正平如鑿承塵傍為湧浪盤翠欲漾出洞左得小逕不數折去屐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巔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蘊草間叩之若磬是將達于棲真矣棲真右垣列壁數丈許唇齒區之可啣一亭棲真

谷研如百間屋詭樓迷廈右鑿石迳隱現璣樹如闔鷹
鶴可數百步即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徑稍東
南行過黃山嶺還就小迳復于龍潭望大滌之口宛然
歸雲也迨是口而思樓真居然大滌矣書院大滌南折
而東扞于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門瓊液
霏然如茶灶之在度閣右少煩柱杖仰捫薄翠巖猶沒
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溪口涉畬叻可探石室石室
未蓋而函殊可寶也南吞丹泉東出九鎖之溪龍蛻踞
于北崖鳳暝伏于南窠蓋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

自九鎖入者別迤西嶺下南涉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于
以西探歸雲東掇石室仰承棲真俯納大滌猶右襟
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為嘉興倪梅生先春汪尔陶
挺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卧子七龍時卧
子以桐杖不遂登高諸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
紀元晦二公祠即在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興創
啟闢者不在記中崇禎十一年戊寅冬仲上浣石齋黃
道周識

大滌書院後記 黃道周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古瓦殘
碑依稀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
予以放屨常歷是山坐卧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
再為逐客重歷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主
之能正時之益而鹿_々往還剝烟咏霜猶幸與伯紀元
晦情事相隣嚮今郭文舉許遠游在豈可令其竈下兒
見之子是山吐泉北出為九鎖之溪_々源發于天柱中
際為金竺坪宸坪承柱築小講舍以面大滌是臨安諸賢
所共余晤語者也謝傳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

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探深
杖屨所結堂室異棲未有盛于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
六七洞其博奧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宕石嶂溪流不
及武夷飛瀑陰巖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黃_華山精巧不
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於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
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_々移宮鮫人徙宅故其變態萃
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窈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
豁研宵窅邃若葯房壯于層屋若栖真之窈窕歸雲之
縹緲玄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撮其所長矣

玄蓋者即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玄蓋棲真在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闔層樓環聯旁有通竇道書所謂懸雷歸雲西望天目暮靄所巢噲舌吞之此三洞者雖不必異人所棲然使漢武聞而寧棠燕昭聽而抵掌何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玄牝之竅妙棲息之下可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于人猶雲之觸石走水所不洗許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傳棲遲北山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為司馬主簿嚮使此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山之痛豈復可滌乎僕自少寡名緣長稀物累然

而東臨闕里未累漁樵道龍明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邁子之謝家人文舉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末繇也矣所幾希者右軍擔墓之後嬉然如林安石取憤之前翮欲採蕨終始斯志未失遂初僅有一二高朋解纓墨組朝誦孔易之篇夕賦風騷之首鋤松餘暇灌竹多閒相與擷其逸華收其雋寔八十之年足跨八百鼓喬之攀鹿髮安淳之說瓊宮吾皆命以僮僕寔若有無又何羨焉家距武夷可千二百里既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狂簡聿從通經典者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異

瞻敬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別為伐木之遷昔右軍之
適會稽謝傳之移蔣麓豈必守其鷄窠憚此鵠舉乎
嗟予升沈岍谷百年之內累世足徵宋室丹黃之殿錢武
碧之宮既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郭視之太淡錢趙
視之太貴李朱視之太瘁余以逸客翔集於斯濃不及
謝王淡不及許郭瘁不視錢趙瘁不視李朱故余之於
此山亦猶此山之於九華圭阜台宕黃白也非獨余然
余友之托于茲山者亦大抵然矣是山洞壑出處別自
有記其經理諱室者詳余友何羲兆誌中而是日同遊

諸彦為景陵胡公占繡水倪梅生汪尔陶吳江錢仲雍
雲間陳卧子仁和朱美之蕭山曾木上與羲兆通為主
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矣其不倫如此黃道周識

大滌書院三記 石齋

崇禎壬午予以解綯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北告警
桐晚之間風鶴驟然又每依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
乘徊容與七烟波上下念此暮年筇屨垂絕一泛湖湘
抵夜即探二酉親石爰或留或伏邊近踴躍何期復至
大滌與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

春沂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抵長沙省
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予知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
乎憶戊寅放謫將過豫章便道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
下何義北持酒炙灑地跪讀祝辭遠梁震屋何可忘也
今幸不死將排衝雲陟君山訪懷沙之渚探平湘之窟
不復與朱李周旋寧當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其拂勃
乎四月十五日至西冷十月廿五日與錢去非孟長民
入禹航就青山船入九鎖溪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脩
篁抽篠蔭鬱加長矣于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

涓納烟可濯想石門翠近山在跬步欲往詔訊未之能
也又兩日諸友先後間至剖析鶩鹿疑義稍止與子靜
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
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然而元晦醇遠矣繇子靜
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僅
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
言拾級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嗟
驚墜繇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嘗陳子龍卧子為
紹興府推官陸自夙魯瞻為湖州府太守予以二賢在

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本滌竟日別去所遺
惠自茶笋黄米外諸友亦戒不敢受予又以病羸不能
再尋諸勝獨與去非對榻時一隱几卧游而已荒山幽
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魑魅虎豹常如陶鑠欲啗人豕
惟姚有僕朱康流而先之登東嶺張濬裏尋虎岫唐既
白王天岳再觀玄蓋一瞰栖真白日東炬窺奧突而反
予念在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戊寅十月過栖
真覓歸雲洞雜篠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梅生汪爾陶曹
木上錢仲雍披榛捫磴攜酒榼崎嶇殘崖之上於時冬

日啣山圭岑四暎暮藹未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招
卜與洞雷平循崖際巔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羲
兆命鋤啟闢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壁小庵穿徑從
黃山可二里許出玄蓋之磧今垂五載未踐厥諾而為
三湘二酉奪其茨暨又何暇從白門滯留適有樵子從
栖真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雲為栖真後戶
去栖真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以蹴至予嗒然而思世
寧有窟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顯游不過
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蹇然而前與趙洛

明文海 卷三十一
咸吳季安即彦深朱美之孟長民肩膝相啮也至則窺
然探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館不造前所
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箐封之不復可步岨址
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溪銀犬不可更真子抑
天下真者原不勝誤也逸少有言所之既倦情隨事遷
則感慨係之矣茲山函勝視西冷不能十二奇峭不能
十五而獨以真樸自完遇時無赫之觀去後恒思之予
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壑敗瓦亂反自石步障以西一
丘三洞潛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之

速愚溪之價而倭蛇十載洗刷未就凡三過泛每數十
日忽亡去之嚮遂白下過長洲列俎酉陽鍊砂勾漏欲
諸友刊誤推真更思一通豈可得乎周漢溪欲營湓江
結廬其下既復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
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誦書未為
晚耳嗚呼司命在天着心獲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行
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為豺狼之
區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
僕又當西行採蘭佩些賈楊以為顏閔景宋以為游夏

明如海
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于朱李者是游
也從訪者四十八人孟長民錢去非不去而去非以微
疴不尋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寅為陳卧子壬午有
錢去非又為別山之辭曰為鳳遊梧為蛇擇沮誰當集
菟不如鳥鳥東則有泰山峨_嵒西則有蒼龍青柯北則
有繁歧峙雁門中則有滯_霍九羅狼豺守之狐兔孔悲旅
鳥焚巢芝蕨固遺天慙彼老尚有衡嶽似樗全年如葵
衛足相涵龍從則亦厥祖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
遲汙于盜寇唯此一峯瞻前忽後以是一峰匹彼衡嶽

雲霞孔馨惠我南國虎兕雖橫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
游宛委之書宜藏其坳岫嶼之碑宜植其頭我往從之
寔唯一氣移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賜而我安得至
召彼九巫諧我兩家炊蘭服香徵歌變些勿云室遠勿
使人遐勿以壽溪漫我桃花特爾十年相知勿為它山
參差七洞九峯咸皆見之

明文海卷三十一
 譚節婦祠堂記
 烏斯道
 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乃擇預宮興文閣西南
 辟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歿而聖人是依
 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妥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逸不聞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四十一

祠廟

譚節婦祠堂記 烏斯道

譚婦歿節久未有祠回明烏斯道蒞政永新之二年為
 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乃擇預宮興文閣西南
 辟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歿而聖人是依
 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妥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逸不聞

古廬陵郡之永新人也生有淑質嫁同里譚氏子年二十有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壻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有九日兵內外合發震龍亦永新人盟同邑張履翁顏司理先一月起興降將江西運使錫槃并槃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馭北軍突入城中大亂氏咸負携遁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辟逐至殺夫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罵曰吾舅姑死于汝吾保身

生且不可况辱身以覲生子固不屈軍怒因併乳子殺於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殿庭相梁上下視婦死事為詳遂傳聞至今通百有餘歲而婦與子之形在殿庭土磚上鉅細畢具後有守土者弗信以沙石盪磨或煨以烈火試之形影愈見嗚呼當宋季時朝廷培植人物皆以科第進崇爵厚祿至白首者孰不以忠烈事誦之穩而責之深或及乎版圖失守神器徙焉而向之崇爵厚祿者乞降走匿不暇其肯死節者曾幾何人哉茲以一婦人能慷慨死節與同郡文文山光燄相照垂名史冊豈

不重可慕即且其生時精氣素已貫諸金石不可磨滅况歿于聖人幾達聖人之靈尤表而出之者哉若是祠而歲時祀之宜也用請于郡府轉聞于上異褒異錫豈使風俗益有以勵焉祠成越十日從仕郎知吉安府永新縣事四明烏斯道撰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彛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彛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曰毀之于其新之也曰新之也何居予曰斯祠之肇

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夸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于唐而猶存于今毀于有庠而猶或于蘇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烏而况于聖人之弟子哉然則祀者為鼻非為象也意象之歿其在于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騫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一
三
為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
孝烝乂又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
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于善則不至于惡不抵于姦則
必入于善信乎象蓋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
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受象之深而慮之詳所
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
為斯可以見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
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歸命于天子
蓋周官之制其始倣于舜之封象歟吾于是益有以信人

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
象之始也今之諸蠻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
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
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夢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
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
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
蟻名教乃尔可慨也夫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

祿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偽命專
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
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晉敷可祀他日藍鄙亦
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乎世道大闕也政而系
之教為淫祠之當毀有先于是者子嘗怪述生盜名器
既誅久猶土偶南面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
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
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
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為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

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
故祀以為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閼雖一里之社土之人
其世依于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元冥河伯江瀆
具在祀典潞公所修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
山川閼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
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昏聚于此為若乃矣精中微奸
偽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曹自依則述將與賈
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
橋震溺八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

禍至于今為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
焉乎君臣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亡得而誅無赦
者况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述賊之
祀以聲討藍之端道之大闕若此無謂然予或是在秋
仲月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全節廟碑記

張誦

全節廟在新會縣崖山之上宏治辛亥今兵部
尚書華容刘公大夏為廣東右布政使時建以祀
宋楊太后者也于是廟額祀典未之請也庚申僉事武進

楊公誥遠分述是邦也乃疏上特賜今額而祀典如祀
歷代帝王于時新廟碑未之樹也甲子左叅政慈谿王
公綸遠分守是邦也乃屬筆于詞謹按后度宗之淑妃
也當元兵之南下也直擣臨安一時帝后王臣盡為俘
囚獨后負其子益王昱與廣王昺航海奔閩于是群臣
奉昱即帝位册后為太后帝崩復立昺奔崖山依二三
大臣陸秀夫輩卧薪嘗胆為宗社恢復圖既而元兵進
逼崖山破之秀夫知事不可為也負帝昺赴海歿之而
宋祚遂移矣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間闕至此者正為

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歿焉惟宋三百年后
妃之賢前稱高曾後稱向孟亦可以為難矣然皆處常
而能正者耳至于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義一君亡復
立一君亡而以身殉之其死也為社稷死為國家死
為綱常死為聲名教明大義死所謂死有重于泰山
者也其有功于世教也大矣豈非處變而不失其正
者尤不易乎是雖丈夫子讀書說道理者事君則欺其
君相國則賣其國專城則棄其城敵至則或閉門或迎降
甘心而背君文平時君以高爵厚祿待之謂何一旦視棄

其君父如棄弁髦者蓋亦多矣顧后蕭然以坤柔之姿
目或不知書而道理或不能出諸口及乎臨大變毅然
視死如歸何哉蓋亦求其故乎蓋体道在率性而已矣
性無不具者也故以婦人女子之質之美者往其所行
不期與道合而自合如后妃之流是已性昏于蔽者也
故丈夫子而不能率性者類為物欲所蔽故無事則雍
容委蛇談何容易至于小亡得喪利害臨之于前而不
喪志失守者或寡矣况死生之際乎欺君賣國之流是
已彼為禍水為北辰者又何怪乎然則我皇明全節之

明文海 卷三百六十七
褒元祀之享以為后待者宜也非過也然自后赴海後
二百餘年而得利公始建廟又九年而得徐公始請祀
典又四年而得王公始徵文勒之金石歲閱七世事更
三賢然後全節之廟貌俎豆后之流風遺烈殆與佳山
俱高海水俱長矣謂近輯佳山新志載后事亦既詳矣
復懼夫世之昧者或不知率性以為道也借為之辭以
為王公復俾刻之石系以詩曰朗性天古謂明德明
德克明不惧不惑有龍天所嗟日之昃星月從之崩
于海國謀豈弗藏大命已草視死如蛻就義如食以扶天

常以輔人極以振高風以愧末俗堂七丈夫破釜失色
孰能死生從容擁翟高堂向孟光昭史冊於赫后烈允
邁前獲二百餘樓貞風淪落有是廟貌臣大夏作有隆
祀典臣竑建白帝曰俞允宜屋宜秩歲身太牢廟褒全
節臣綸揚化用播金石臣翽操觚敬述帝則先烈煌七
聖教赫七五嶺以南雷厲風廓碑于廟門垂示千億

宋陸丞相祠記

張翽

宋陸丞相祠在潮郡韓山之上郡守葉侯元玉創以祠
宋丞相陸公秀夫者也公負幼帝沉于崖海而廟食于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八
佳山宜矣曷為祀之潮即考之一統志及潮志皆云公墓在郡南海嶼上而續綱目載公與陳宜中議不合陳宜中使言者劾謫于潮則潮為公体魄所藏之地而過化之邦也今天下凡名宦流寓之賢例得祀于其土况公一代忠貞論者謂其尊中國排左社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其有功于世道也甚大則其人品事功已超然在潮之名宦流寓諸賢之表矣此而弗祀也而弗專非缺典歟先是訓修佳山新志也考公事蹟知公墓在潮墓碑猶存而近年始失之也為之嘆恨不自勝

因走書侯為物色之既而侯復謂書訪公墓在澳山北青徑口第碑失漫不可尋晚卒不可尋也就其地封而表之更于韓山韓文公祠左攝祠以專祀之焉訓得書又為之喜不自勝報侯書曰執事之奉甚盛舉也今年春二月晦候走書幣告謂曰祠成矣請祀之夫公之忠貞明白正大昭如星日崇祀而表章之使世之委質而為人臣者知死生患難如許而不忍少負况當治平無事之時享大爵蒙厚祿無死生患難之迫而忍欺其君子推類而盡之凡為人子弟者不忍負其父兄為人妻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七
妾者不忍負其夫主而為門徒與友者不忍負其師與
所交也教立乎此風行乎彼三綱正九法修風俗厚世
道隆矣其視徒傲精神于刀筆筐篋者其功效大小相
去何如也夫豈但慰忠魂于地下振功德于當時而已
哉韓山去郿城一里許山之椒有三峯列若三台秀拔
翔舞如飛鳳長江走其下蒼松古檜蔚然掩映江波景
象明媚千態萬狀蓋潮形勝之絕也侯因卜祠地一日
肩輿徑登焉徘徊顧瞻之頃遂得其勝于山之左峯之
麓若有神相之者揖祠凡三間前廟後寢高低深廣規

制靡不稱塔之下鑿池一區植蓮其中周遭繚以崇垣
當戶則綽柳巍然以限內外是祠也背山面水縈紆環
繞引領間與韓氏聯輝並麗宛若在霄漢之上于戲以
寥々二百餘年之遺烈而顯于一旦殆天所以報忠貞
特假手于侯耶是不可以無記矣若夫公之忠貞始末
載在信史及陞山新志者已暴々可得而畧也侯以宏
才治大邑舉目無全牛而英風偉格隱然可任世道之
責故能大有為如是祠經營于歲甲子踰年而始成蓋
事々未始苟故也

王氏祠堂記 羅玘

宏治二年十月金谿明谷王氏祠堂成其作自元年之十二月而統其事者廷懋也堂之廣楹六之門如堂之楹而高殺其四之一東西室各四楹器數奔涌庖庫具在礮石為簷除四周如矩虛其中而甃之矢直砥平無與塵泥陰雨若霽闔宗升堂奠位凝肅頤瞻群主若見若語孝悌之心與涕俱生咸嘆曰舊徒吾祭不吾興感若是也鄉人之器器者曰甚哉王氏田入之饒成况其易也吾以為不然天王氏田入之饒熟愈于賜廟之家

祿入乎吾遊京師見其藩則披矣垣則平矣碑踣而畜室為者盡賜廟也問之其子孫不入是者幾世矣又其甚者曰是既鬻矣歟其盡奪築為宅氏之宮也至其大第以居高軒以遊則殫其祿入為以興戚幸者爭為長雄頌不少惜豈其力獨歟于一廟即蓋其先世得無有貪功之過而盪及于非辜乎其不祀可坐而待也獨其子孫之罪哉而此王氏者吾知之寔自宋秘閣校理平甫五世孫彥遠居于此平甫荆國公之弟也當熙寧中一時小人皆附公敢行苛政以希富貴公所柄也

豈獨新於其弟子而平甫竟以不顯終其身要其心
有切齒于公于小人之所為者此寬厚長者之風而為當
世所竊笑然不知其固有可久而存者矣而彥遠又歸
自金陵依故土以居其不忘根本又如此而公之子雲
卜之歿無聞焉小人之祀不祀蓋亦與貪功多殺者爭
入于泯滅而已身無足論也祠之所作庶其在此上天
也夫豈牽于力哉嗚乎人亦孰不欲祀安知貪殘苛暴
者其不愈急乎而卒愈促觀于此祠亦可少熄矣其
族彥斯誠至是始克來請記吾以是為記亦以公為世功云

吉水忠節祠記 彭教

先生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迹而達于遠政舉于
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
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為孫叔敖
有言國之有是象之所非則固有感于先王之盛矣宋
故叅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概
立朝廷以礼義廣賦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此之韓愈孟
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達康通判忠襄公楊邦
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歿于位開禧之季室文閣

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聞權臣
誤國憤恨不食死于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
霜爭度嗚呼高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奉而譟者成
聚一入政府而譟者盈廷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者訥者
亦得以操計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奇望
晏元猷猶懷之終身不置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
人相與併排新偏名為流俗奸邪致使朝廷薄敬故僂
老之禮而不恤其見是于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
節事不盡傳然亦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党與倡和

有以明夷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
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消名寔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
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其于兩公所為不詬其悖必笑
其強况肯相是哉由今而觀其非是何如也雖然亦豈
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世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
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于事矣嗟夫此豈獨
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陂湯氏之先塋故在吉
水之逆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
節祠合祠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顏毀畧盡

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孝宮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為三楹于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令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况于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于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欣動公仰願為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于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于是者也如是乎在匪直先生之光

鄉邑之重寔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疆仁所至能彰善瘴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入矣

改正祀典記 何瑋

潞州東大鄉宿幕仇時濟氏往年與其鄉人各行藍田呂氏鄉約即鄉之東嶽廟行之既而以東嶽非庶民所得祀迺遵太祖高皇帝里社得祭土穀神詔命設五土五穀神主即嶽廟之後殿祀之祀畢則藏主于嶽廟之前殿高其門不啟由是嶽神之祀遂廢未幾時濟去世宗弟國賓時茂嗣主約事間謀于衆曰祀礼有典吾

祀土穀之神而不祀東嶽于禮甚正願嶽神之塑象尚
在今雖不祀安保他日不復其舊吾欲撤之以窒復祀
之源如何僉曰可未果而時茂捐館仲弟義官時淳以
兄之志不可不終也恐祀未允乃令其季弟匡官時閑
來南都訪于谿田馬子涇野呂子并及于予二子曰東
嶽泰山也在魯境內禮諸侯祭境內山川季氏以魯大
夫而祀泰山孔子尚以為非禮之祀神必不享况晉民
而祭魯之東嶽神之不享也決矣且褻瀆神明律有常
禁而土穀神之祀則聖祖所許今撤東嶽之像而修土

穀之祀稽于禮而合稽于情而順無可疑者以此窒東
嶽復祀之源甚善予曰所論正矣然東嶽之祀徧天下
其故則不可不知也博物志云東嶽主召人魂魄其始
不過謂東岳屬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
他也而立言無法昧者不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岳神
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世之感于其說者往立
廟致祀異以徼福而竟罪故東岳之廟祀徧天下其來
也非一日矣昔漢成帝廢諸祀之不合典禮者其意甚
正劉向乃謂諸神俱有神靈不可廢帝暮年無子感向

之言盡復諸祀夫劉向大儒也于鬼神之罪福尚有所
惑况餘人子東岳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祀則可以
徵福而免罪世之惑也久矣茲惑不解雖毀其廟將復
設之猶反手耳况止撤其像乎以此窒其復祀之源恐
未能也時閑蹇然曰為之奈何曰此不難也事之有無
斷之以理東岳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萬無是理借
使有之乃緣是享人之祀而行私乎其間則亦一瀆貨
枉法之吏耳明上帝豈肯容之乎誠有岳神必正直
無私如世之清度官府且將惡愚民之敗其名節而加

之以譴怒矣况肯享其祀而福之乎由是而觀則東嶽
享人之祀而私以罪福其無是理也決矣昔夫子謂泰
山不享非祀也具此意特其言引而未發茲故反復論
之世之惑者其可解乎二子曰解矣乃書之以授時
閑俾歸而刻之石以告後之人

北園祠堂記 葉應驄

正德丙子自貫橋移居北園七數畝植竹樹數年成
林又數年軒其前曰抱甕堂其後曰寬心嘉靖戊戌九
月壬午立祠堂于軒之巽四楹以先君之故踰年而後

明如海
卷三十一
三
黜室既畢龕主具設門墻楹鐫次第苟完客有過而
觀者曰孝子慈孫之所為也雖然未聞禮也君之為長子
我知之矣先大夫之不為長子亦我之所知也祠四世
僭也為五龕妾也不西上俗也主不稱位簡也居則考
妣同之祀則左右分之擾也居則五位並列祀則一祖
獨尊支離也先儒說禮精入于毫芒千百年莫之敢變
今茲變之若之何其可哉應之曰茲所以為可行也夫
禮緣人情而為之者情有所不達則禮有所不行禮備
于周公孔子上上舉周公之禮曰父為大夫子為士祭

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故因爵以制祿因祿
以制祀支子之祭可也因情以制服因服以制祀四世
之祀可也茲二者吾有所受于聖人之言也有無後之
主下同凡祔別龕以祀之可也人生適意之可樂而區
區軒冕之真不足榮也遂取韓非子釋耕待免之旨著
號守株子將隱處終其身為君之言曰天下之事無其
理者不可徵其必得有其理者可以覘其或得鑿泉于
地出火于燧隨取而獲如探諸囊而賈諸市者惟其有
理故尔若鑽燧而索水坎地而覓火即不復有是禮矣

此處有脫下當另
為一篇

故宋人守株而待兔世所鄙笑以為迂且拙也吾意獨不然以株為無兔則曷為昔者之獨有也夫以昔者之獨有庸詎知繼是之終無也然則株之有兔不可謂無是理明矣既有是理雖窮日力以須其再獲亦不可謂大惑矣以為大惑者時俗計功欲速之心也一有意于計功欲速則雖詭遇而獲禽獸痔以得車篋不為矣吾非不知為是也顧有所不屑為焉無寧守吾株而已矣兔之獲不獲非吾所當預測也守株子之友鄭瑗聞其言而聽之曰篤哉守株子之志也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徒取其有志耳為求其必得哉昔漢陰丈人非不知鑿水架梁之梗也而卒不憚于甕汲坊者王承福非不知薄功厚饗之逸也而竟不更其素業居易以俟命固君子之所取也守株子于是乎賢于人矣因緝其語遺之俾婦以為記

三司馬祠堂記

任瀚

高皇帝經畧天下封疆首敕秘書省案其要害取次為圖籍以獻維蜀利盡西海窮日月所入國而不賓者蓋數萬里在其近地世為邊患者北有丹驪白馬氏河東

西路黃沙白州諸番業已屬之雪山松茂三城南有印
苻都道蘭麻莫朱提越雋牂牁諸部洪武初始置建昌
行都司分六衛五所鎮之提弭西南彝其地廣遠官家
所不能一_切倚法究_切初萬曆中雪山吐番入寇上命御
史大夫宣城徐公討平之特進少司馬視師如舊居無
何建南土官瞿紹良叛孽安守與其族河西五咱相會
王大咱印都所部黑骨彝各據險稱兵為亂流毒境土
南軍多望風辟易邊人送害者往走狀軍門報警不虛
日少司馬以雪山戰血未寒稍復厥兵事問諸幕府賓

客皆言杜元穎鎮蜀時南詔入寇成都為禍甚烈寔藉
雋州印苻人為鄉導今只尺狂寇不制萬一使建越盡
化為南詔計安出少司馬乃馳奏詣關請得如雪山三
城事理疏下議可乃檄叅將朱文達遊擊邊之垣為副
將以坐營田中科守備王之翰滕光國為裨將屬都督
將軍李應祥統之徵天全刺馬土兵益募材官騎士牂
牁巴渝愚少年敢死者得衆一萬八千有奇以行都司
宰調元通判丘一奇理儲需會計軍餉叅軍周君嘉謨
督餉副使武君尚耕為行營防禦不測叅議李君士達

紀曠功次更簡文武忠亮堪倚緩急者一人入積計畫
乃得潮陽周君光鑄奏以安漢治功為循良第一使備
建昌兵監理征南軍事是歲十二月辛酉將軍郊勞誓
師申幕府三令授軍正載之以行諸將各領所部按韜
鈴分諸路進縱橫圍擗各有成筭然大率以奇兵取勝
為多如甲子夜半發越雋直走三百餘里昧爽陳軍于
河寇出不意始半渡迎敵斬數馬賊河水上徑抵寇營
大破之壁其巢使賊錯愕失據奇壬申磨旗山馬賊干
盡胡縵纓挽弓露刃出強寇挑戰示有疑兵諸將料

中萬無策縱兵合擊之斬其前鋒三餘盡披靡以次殺傷
狼籍奇刺馬兵古盤紮種魁結反舌鬼貌熊虎力南蠻最
所怖畏壬辰夜壁西河與中軍相望會日暮大風將軍
潛令拔營徙別所既徙賊以千騎載火炬來襲中軍不
可得不虞正當刺兵乘其銳賊半死火下眾皆鳥獸
散從此失勢奇安守蓋蠻中渠師自此夜即王膺力絕
人然竟為裨將設伏誘入營斬首麾下襁其甲盡虎韞
金帛歸以双飛龍佩刀鏤五星文將僭稱侯王乃竟死
一部卒之手而主將且閑暇若無聞知是謂得算奇守既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伏誅即桐曹王河西五咱黑骨彝以次就擒諸部曲皆
灰無處所至是無復南警計自丙戌十二月迄丁亥六
月大小十七戰衝薄上下千餘里誅叛蠻四種奪印都
印一上幕府功次二千有奇生縛大部長十馘大部長
七馘諸部長五十有奇奪鑣鋌弓刀甲盾千奪犛牛
笨馬牲畜焚砦柵燬房無筭納降人三千七百有奇京
觀冕然印嶺二與雪山建武爭雄嗚呼壯哉蜀父老欲
作征南紀事碑鐫置建昌都市受祠廟俎豆其下以無
忘文武臣功觀察周君聞之召父老曰征南之提寔出宣

城少司馬幃幃中非闡外鞬鞞可測吾聞西京有兩司
馬皆文獻名家相如史遷又皆嘗經畧印苻有聲荒服
間若以三司馬並祀文章勲業照耀西垂可謂千載一
時殆天與為不朽矣父老起謝曰使君當代名臣海內慕
其文有西京法度征南廟畧豈詎出三司馬下古既可
三今亦可四請附之西南經畧志

宋狀元僕射何公顯忠祠記

任瀚

華陽黑水在天地西南去中土遠異代能臣死士不登
祀典即耆舊薦紳亡徒得聞號名往亡多湮滅不振至

莫保立墓成都仁壽郡北十里所棘楚藂薄中有斷
壚殘碣北時鬻二狐鼠野千窟穴其下為宋丞相僕射
何公藏木主處明御史汝南吳臯喻公按部行縣哀僕
射忠勞以事不食竟土廼下令斬薙蕪室益封樹更寘
祠宇美門華表百物使仁壽戶毛沂繪圖勒狀周記于前
史氏記曰僕射諱臬字文鎮宋隆州陵井監人政和五
年舉進士第一時金主完顏晟方稱尊號王室多事宰
相王黼承蔡京後深文黷貨主佐金攻遼取燕雲計
舉山後諸州割截餉金自決藩衛益增歲幣至百四

行路切齒朝士洵莫敢抗聞臬為御史中丞獨上疏
奏曰王黼奸回專制馮藉寵靈使海內觖望不去必亂
中國請悉去其党胡松年等謝天下繇是黼松年皆罷
免歸靖康元年童蒙蔡既伏誅公稍遷中書侍郎金師攻
陷天威軍占沒唱舉部曲南下兩河震盪詔百官集尚
書省議三鎮便宜百官多言請割地求成便臬固持
不可謂三鎮為國塞垣三鎮破國誰與守且敵猶胡無厭
割內地盡江淮豈有不來理唐恪耿南仲力爭不釋公
厲聲曰河北民亡罪棄地民獨安之且以河北取天下

勢若建瓴河北既亡其誰為中原者帝曰何巢言是然
恪南仲罷厚不能奪竟罷巢開封尹已復詔為尚書
僕射數日薄城下殿前諸統制敗死餘裔不縱兵乘城
焚南薰門衛士殺傷相籍公猶勃々率都民巷戰欲以
殉闕遲謝不逞嗚呼雄哉徽欽北狩公及侍郎李若水
從若水罵敵死公與秦檜等奉二帝至燕檜臣事撻
嬭得南歸約為間諜公獨仗節不屈日哭二帝所南望中
原有能復仇者而竟為賊檜所奪卒走死海工蜀故老
嘗說康王興河北帥府事出僕射建炎中興僕射最有

功勲宜配享高廟策勞記室而史闕不載誠為遺恨吾
悲靖康之難蔡京為崇首王黼養亂幸成至耿南仲凌
遲狼籍莫可援揀然數人者皆得完狗馬餘骨死葬東
南僕射生不逢明王末路迺得柄用國事已去身陷朔
漠死委骨瀚海不克歸還其社至削木為主題封舊
山豈不勵哉山故有祠曰顯忠院不知勅自何代僕射
去今五百餘年御史持節勸忠千里問記代取岷峨一
片石昭示無極使後來封疆之臣過其祠行其墟墓將
有慷慨悲傷踟躕不能去者知僕射得死所矣誰謂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四十二

祠廟

茶陵州鄉賢祠記 桑悅

人以人名其出羣者隨其所在而名為巷之人則曰叔于田巷無居人，止一二失之則國空虛得之則天下充寔故曰不可謂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甲有人乙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有材晉寔用之是故某地有

明文海
卷之二十一
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此鄉賢之名所以立也夫士君子之生其賢有大小擬之以邑以郡以國以天下隨其所能色而歸之名賢于其郡邑則摠以鄉名故止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沙郡之屬邑亦有譚世勳為校書郎時蔡京專政媚事者秩多驟遷世勳泊如也宦者梁師成寵幸有與世勳隣者致意勸之謝絕之六年乃授司門員外郎靖康元年為禮部侍郎金幹高不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世勳謂宜遣元以所^統分直國門使教勢

相屬則敵不敢逼僕射孫傳深然其計而不能用京師尋陷二年張邦昌僭位世勳自敵營歸邦昌命權學士印世勳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追贈延康殿學士封端潔公元有李祈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壬申發解漢人殿元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轉遷兩浙儒學提舉與時背馳隱永新山中國初欲起之堅卧不就以疾終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至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平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年特授春坊左贊善歷官學士同知制誥參定國朝儀禮命作大

誥三篇後序宸翰褒獎御筆寶藏至今祈與孫俱有詩
文行世是三人者在當時皆可謂之國士庶幾天下士
在千古止可謂郡邑之士故摠謂之鄉賢東澗俞君蓋
臣字廷臣由進士為御史左遷是邑令乃作鄉賢祠以
祀之俞後邑改為州吉之安成劉君時讓發身科甲擢
憲賊與俞同教以言事忤內貴謫為岳之澧州節判當
道借寇攝州章頌瞻是祠碑尚未刻以為欠事乃求予
言用垂永久嗚呼自靖康以至于今五百有餘歲茶陵
之人羣生而逝者而死者何可數計可指而名者曰

三人然則千古為士于郡邑以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
子曰有一人之人以至什百千萬億兆人之人予謂六
有一時之人以至百千萬億年人之人是皆不可以形
論也就以茶陵三人而論之其骨已朽民到于今思慕
之景仰之時以之為四仙流以之為八水恒若接于心
目者若然其人果真亡而與鳥獸草木同漸滅者倫哉
州之大夫士覩是祠之立宜惕然于心曰不俎豆其間
非夫凡所修為建立俱不為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
為益增矣俞劉二君所以望于州人者有不在是者與

使天下郡邑各增其人以治天下之事尚何天下之不
治耶雖然虞周之時賢才之彙用為具臣汎職者皆非
後世之人所易及然可指而名者曰五十四曰十人大賢
亦叅其間然則真賢之生從古為難天地氣化愈薄後
世生賢愈寡間有一二生之于世所關係于天下國家
甚重世之人尊用而安全之當何如也或高下懸絕而
而不知或知之而不能用甚至沮抑之摧折之使不能
宣天地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為傷其一身而瘡兼
天下害其一時而痛逮一世其人能自立于不朽者終

不可以磨滅吾又悲三代以後能人于千古者多不能
人之于一時也世不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寔
世天人相感之際任世道責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
其身不計于人吾党之士尚其最諸

昔賢祠記 邵寶

昭勇王公既葬之一月其子太學生尚綱即其墓之側
而為廬也禮也何為有昔賢之祠也于是某掘地築垣
得斷碑之半焉蓋宋李常州昌宗之志郡志稱其文出
王荆公之集固載其全某讀而嘆曰此昔之賢人也

明 卷三十一
四
葬於是者蓋五六百年其北既不可識不可以復封吾
則何以為心哉于是乎有祠之圖既又慨然而思曰茲
山故號芳茂今名曰橫寔以晉曹將軍橫者葬于是之
故橫于史傳無考其在當時非有重望何至以其名
山久而不易今也祠季而能遺曹乎地官主事段子辛
聞而贊焉曰夫祠也固以義起也合之其可也遂成之祠
為二主左曰晉將軍曹公右曰宋朝奉郎守國子博
士知常州李公春秋有墓事祀土神後則具俎豆以享
某既自為序復介其友錢景旻來請記于余、頃嘗謂

王氏記斯阡也于茲山也恚矣使茲石也先是而出予
固當牽聯書之况義以起祠有如今之奉者君子謂某
于是乎厚雖欲勿書烏得而勿書石得于正德庚辰十
二月越明年辛巳二月祠成上于廬若干步石刻嵌于
祠壁又別用石刻其全文以伺謁而尚論焉者

宋太學生追贈秘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即室

天下之勢重在邊外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
人小人邊外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邊外而欲反之也
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邊外而欲反

之當其時以戰鬪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而欲
反之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
猶可言也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
追贈秘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于今數百
餘年而痛憫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
為未足者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
于靖康之時則金兵日盛內逼京師侵凌之禍于是乎
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
為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

者于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
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
而二三宰執內忌外懼與六賊者表裏經營不日割
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畧直
道正氣乍用遽罷秘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
難六書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折愈益奮厲卒之汪黃
二姦党結蒙蔽曲矯密呼身死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
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蓋反天下之勢者在識
與力識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奈何哉嗚呼少陽其

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嘆高宗聞與于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廕車道駕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興初追贈今官仍與息澤賜田十頃嗚乎人心之公固出于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于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為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况其鄉哉潤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為祠之者之意不惟風忠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中國內外之分于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辨于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姦邪蒙矯

之跡于倉卒变故之時也夫上誥下詔一舉數得其為教也大矣深矣蓋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召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為缺且見近地有圓通庵者茂林據勝遂命有司改而建焉時知縣武康朱侯方既以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而規制以完繼而內江趙侯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也成且考葉君還朝趙侯亦以憂去越三年今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焉而增資之趙侯起復任秀水葉君在臺

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于某，欽企秘撰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于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前為石岸以臨運河大建綽楔榜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為碑亭左右各一中為堂三間二厦像公其中前為露臺元金鑄黃汪跽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為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死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詩蓋趙尹狀云

重修蘧伯玉祠記 穆文熙

蒲之南計十里許有蘧伯玉塚，前有祠人謂之蘧公祠云祠有像有廊廡春秋有祀蓋其來也舊矣而摧挫于風雨剝落于鳥鼠久之祠像傾圮廊廡荒廢靡蕪盈堦苔榛被徑牧人樵豎時或跳嘯其間靡知所以憚禮之而縉紳孝士則咸用慨嘆焉而苦于勿能葺之也某年屬某丞于蒲往謁其祠而因以過余因謂余曰茲祠乃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可荒穢不飭如此哉吾弟為君修之于是廼捐捧廼計工廼論材廼具挿番躬

往督之自某時及某時僅越某時而祠像之傾圮者整
廓廡之荒廢者飭靡蕪剪苔榛闢風雨除烏鼠去鬼如
奕如而牧人樵豎無不望之而驚且走者祠于是乎改
觀矣凡既備君又作室其隅扁曰習靜乃復招余而問
曰君子祠其人則當知其行事之跡願伯王之跡吾之
所未解者有三事焉是必有意義存其間而不可以遠
近測者也子衛人也必詳之矣盍為我解之夫以伯玉
之在衛職列大夫不為不崇而衛之因事宜未可脫然
不加意也然方孫林父之逐君逆節之萌也及甯喜以

父命復欲返之者招亂之道也而伯玉俱未見其固止
之皆從近閑而出食祿于人者可如此乎余應之曰衛
之有孫甯如魯之有三家齊之有崔杼權有所歸也凌
逼之勢其所由来非一日也大夫惡得而止之也而其
俱由近閑而出者遠害之道正孔子之所謂無道卷而懷
之謂也曰伯王之賢史鮪嘗荐之矣雖以南子婦人
猶知之然亦無所見其施為而無裨于衛之存亡何也
曰知之而弗用也知之而弗用雖孔子且無如魯何矣
矧伯玉乎曰若然則伯玉竟無功于衛矣乃食衛之報

于今者何也曰玉在山珠在淵雖未剖而見用而石潤澤媚當自莫掩故伯玉在衛雖終于不試而衛有伯玉足為衛重善乎季札之言曰衛有君子未足患也茲可以觀伯玉之大有功于衛矣曰荐賢為國者大夫之責也伯玉固身其責者也然孔子以大聖人之德而問陳于衛絕糧于陳豈伯玉之未有所荐欲抑荐之而有所不行欤然以子皙濮上之遇而激于託色託言之教語即能引伍胥釜黃之奔走以悟楚之俾之立返子皙委以政柄則其荐又何行于楚也曰伯玉之于孔子惡得

而不荐之願其說有行有不行者此楚之所以成伯而衛之所以奚而不喪也于伯玉奚尤哉于是某君揖余而言曰君果詳于伯玉哉吾今而後知所以學為伯玉也因命余紀其事而并述其問答之辭如左

城隍廟石欄記

張治道

嘉靖乙酉城隍廟修前後殿及兩廡並石欄成本廟都紀党明理暨住持党宗源道士張宗良輩以余嘗習琴業于此而明理宗源又與余有方外之交走余為記且以啟後之繼而故有所增修之如今日者余曰茲功亦

大矣財力將焉出而考若此其急也明理曰殿廡取常儲之積而為之石欄乃鄉民張錦輩捐財而助成者也余即以此而呼錦曰有是哉余觀城中祀典應祀之神之及他非祀典之神而能禍福人者非一廟人之尊崇敬信而弗敢有二焉者無過城隍廟焉重捐以備儲厚施以濟費豈非神之威力在人能察善惡而人之尊崇者若將有默運于其間而奔走敬信之不暇是故有由然矣近觀廟制雖日侈而人之尊仰敬信殆不如昔日之誠捐財濟費之人日趨于嗇且薄殆不如昔日之

厚豈非以神之威靈日泯而禍福日差耶故今災沴頻見司民事者惟身家是圖過繩以殘其生苛法以掠其所有其餘奸盜化亂之人敗倫干義之徒增見迭出而神之災害殃咎畧不少施其威靈若此是故宜民之狎且慢而昔日之敬信厚施者弗聞焉錦曰不然神之靈不靈由于人之敬不敬人之敬不敬係于心之誠不誠不誠而弗靈者有矣未有誠而勿靈者也故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錦一細民也嘗有所禱于神必齋戒擇日沐浴悔過而後進謁則

神之禍福休咎雖毫髮而應答如響况非錦而有爵位
司民事者苟能潔己以彰聞端行以養吝則水旱灾沴
將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答禍福昭格焉有所為差忒
者耶百姓之崇敬焉有所謂日入于薄且畜者耶石欄
費銀若干皆錦與弟鐘暨威寧高鳳所出又何有官
法逼之而然耶余曰然神之不靈當責諸今日之司民
事者而已余以明理之請意遂及此其興功之歲
月木石之多寡與鄉民之姓名另具諸石陰

原魯先生祠堂記

瞿景淳

原魯先生者蘇之崑山人也先生之元末天下兵起學
士大夫爭竄山澤亡棄故業先生獨抱墳籍隱居海上
誦讀不輟學者稱謂原魯先生宏治中先生所居鄉分
隸太倉故祀太倉州李迨先生四世孫封給諫海隱公
徙長洲復立專祠于郡城故復迎先生主妥新祠扁曰
濔洛遺儒云太史氏曰余嘗觀古今人物雖公卿侍從
以功業著者亦相望于世而儒之醇者則曠世不數見
豈非儒之難其人哉孔孟之後數千年而得周子河洛
二程復羽翼之斯道始明說者謂有以接孟氏之傳迄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今復數百年接濩洛之傳者考亭朱子之外不多見道
在人心不容終亡元末乃得原魯先生余竊有感焉方
高皇帝逐胡元一新文命招選儒碩共定朝章先生嘗
一至京師訪所延儒生復遊臨海濱不應有司貢奉嘗
聞之故老先生讀書必正衣冠終日端坐更寒暑無惰
容所憑几兩肱迹入木寸許其觀經史多所箋釋不泥
成說今所著述不可復見蓋散逸多矣嘉靖初年詔錄
所在野史有司從故老言乃舉祀州學後郡守金公城
復斥吳縣卧佛寺東隙地建專祠蓋以風勵來季且使

先生子孫家吳越者得便瞻謁云給諫君考論世德每
恨于文籍之無徵然先生去今二百餘年故老稱薦季
好礼者猶必曰原魯先生則先生之所養可想也余嘗
病漢初去古未遠先生之教猶未息漢之儒者乃儒得
張良叔孫通其人豈秦人坑焚之後世果無真儒抑有
有之而深藏不出焉言論風旨不概聞于後也乃今以
原魯先生推之世固有默會道真不求人知者矣先生
殆其一也謂朱子之後濩洛之學不傳是斯道有滅息之
時而重誣吾人也可乎哉今給諫君復講季不怠願多

君子斯道重有賴矣先生諱愚封給諫海隱公諱啟明
海隱公醇厚博雅亦祀郡李今祔先生祠給諫君名存
仁堂成于某年月日行吳縣給帖蠲差者督糧叅政餘
姚翁公大立云

文山先生畫像記

羅洪先

吾于人有願見而不可得有欲避而不但已斯二者生
于吾心咸莫知所自來謂非天与我者耶方其願見而
不得也不得特聞其容貌足以想其為人幸得至其鄉并
覩其手跡之餘亦將歌嘅悲喜有如相接平生矣又况

為鄉之先哲心所甚慕而教者一旦得其容貌之似其
于心何如哉余生文山先生之鄉相後二百餘年訪其
居已為故墟父老相傳有寄陳赤岸帖摹本與墨書絕
類捧讀不能釋手嘗夜夢先生投刺往來竊以自竒每
道經螺山祠輒登堂四拜雖衣冠塑像未知與生存肖
否然依徊其下恨執鞭門下無從也嘉靖癸卯冬泰和
王生有訓持先生画像來布巾素衣丰神朗逸如史所
稱炯目豐下若或見之嗚呼豈非大幸哉方先生少時
豪宕推放彼固一時也多事以來自奉貶損雖流離困

明文海 卷三百六十八 五
頓不改故常有道者然與今觀其容貌與其所服將致
政之日緩步田野與將空坑之後混跡行旅與將脫順
州之厄而北渡失真州之援而東奔與抑被執海上悲
歌慷慨從容市中間南向與鳴乎釣是人也丹渥魁傑
者何恨使人慕而願見之而足以感者有幾而吾在之
鄉得遂願見者獨先生耳古人有言死而不亡嗚乎是
豈容貌之謂哉人之惜身固惟恐其亡也然而不知惜
此何也有訓以其先人嘗室是像求之十餘年而後得
方問孝于余求所以自立者故于其別敬記以歸之

峽江練公祠記 羅洪先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為然未詳其生
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筥九仙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
練氏先攏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
述坐累往之以練氏沒田且言曰由此南上三里許瀕江
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之分為縣
公寔今峽人也聞之懼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哀草中
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則救歸之人姓名就可
歷指遂与趙生子良不覓慟哭流涕近隣黃氏長幼聚

現者亦皆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之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于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昇陳壻諸黃所言如此練故与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隣練且世姍受禍獨慘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怨厲已乃洒泣吐所未聞嗚乎此豈有所利而為之乎始錢守琦曰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嶺淦之人士諱曰公淦人也何與于峽至為書詒詈之峽不為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与峽皆

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祖豆六一產于告水廟食息江神不可度知其在此乎祭于廟繹于妨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于峽也余獨念淦之爭者譬之家實他讓是惧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為帶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為淦與峽重者止一死耳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與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

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公不能要之塗與
峽之人塗與峽之人亦不能私于公峽之爭也塗固有
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塗者
何與于我哉豈蒙諾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
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与
于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自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
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
此夷齊所以見賢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仁百世以
下聞者莫不興起宜峽在所爭矣嗚乎塗之祀公得

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
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
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以至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
知凡幾而未能有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
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于公之一死也哉
不是辨而徒慨慕于公以為重其亦未矣錢之祠曰自
靖故事憚登陟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病
其非礼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
之濮移置山腹制頗秋隘何復捐俸闢其麓併倉址與

故利地廣之下為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聳之祠朗豁
弘深祀有常度乃亭其巔曰高山仰之延眺其上三洲
烟草盡入指顧嗚乎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与
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不之祀固益無以慰
峽人之心也曰記其後備論之告後之慨慕于公者

修天妃宮記 王慎中

所謂神者果有物哉羣君蒿盼蠶飛揚浮游昭明在上充
塞擊觸于四旁非無物也危困之所籲號疾札之所請
禱忽然有接于人其精爽翕霍而狀象彷彿莫不神之

以為有是物焉極危困為安樂化疾札為生全而崇事
報享之儀由之焉起嗚乎此民之所以為不可使知也
其有接乎彼者固其籲號迫切之專請禱誠信之篤自
為其神感于其心忽然有動手耳目而以為有物焉則
過矣方其專且篤也其人之所自為與或為其父母兄
弟妻子惟其所為者之存乎心而他存焉昔日之所
膠擾抹殺滑撓其神者一旦藹然不存乎心而神為之
告豈有異物哉然世之人固舉謂之為有物矣于是搏
土斷木為其形容竄之名號原本氏族廣衍景蹟以附

是物而穹堂奧室大庭高閤以居之患其不稱也刳羊
推牛沉玉瘞帛為其饗侑伐鼓撞鐘夜巫粉史為其歌
舞奔走竭慶天下之人惟神之歸嗚乎使民之不可使
知其亦久矣故先王為之著其教善其報事之文使之鼓
舞而不倦以勿陷于淫諂誕罔之邪蓋始之所以有神
者本生于其人之誠而教之既設則人莫不歸是神
也而後能勉于為誠使其崇事之嚴報享之盛一出于
忠利憚畏之本心則去非遠罪無即于凶疊、趨往以
赴疇祉惠迪之會若有為之披導關止是莫不起于斯

人之所自為而由于歸是神之所為勉則土木形容亦
聰明正直之所憑而何邪之有泉州之有天妃宮其來
已久海上尤神之故宮于吳越閩廣之間尤多成祖文
皇帝時常遣內臣齋大賚譯賜島外諸蠻隨以重兵便
宜討其不庭蠻酋驚悚受賜奉束約使節所指遂窮日
融之域神最有光怪靈變使者奉之謹故泉州之宮內
使張謙修建也閱歲積懷前廊後室圯而為墟惟門堂
存耳而枕剝椽頽支朽楹茨頽垣以禦風雨殆不蔽也
其不至于毀無几矣報享不度民咸知病之神獨見夢

于邑人徐槩乃以民之病告以神意民樂率錢以佐後堂宇聿新殿寢崇成願後鉅費繁率錢猥微門廊獨不能與也郡侯童南衡公始捐俸以充其費免民率錢俄頃之間高門將之廊序有列而宮完矣郡民歡喜忭叫爭走睇瞻願記其事則相與謀曰徐槩來請于余謂極治之國其神不靈蓋政之所以得民者為之與便布利除禱患害民不祈而得其所欲不讓而違其所惡籲號請禱之誠無所用之而烏有異于神然先王猶存其教所謂鼓之舞之使之不倦順其不可使知之情而誘之于

勿邪焉耳候為郡既久灾癘不生寇賊銷迹遺四境以安樂生全之福神將無以為靈則斯官之完修殆予所謂存其教誘之勿邪之義与斯義也固非民之所知不可不著以告後之為政者故記之如此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于夫比于臣從一于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佯合觀譽之便苟其党有可携事有可濟則逞于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于卓

段司農之于泚其勢逆而其事之难以必者也彼有棄
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
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
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于自盡則一
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于微倖之嫌死焉而無自經于
無濟之愧女子之于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
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克貪于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
既見窘迫于是藏机慝哀佯許二克以婚而緩其期陰
結故將為援湏二克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

于閨闈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于
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湄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
者皆克人之党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
夫以盜而沉之于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党欲室其
女于是婦與其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乎可謂烈矣維
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搃讐人之胸如孫妻子為以報夫
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辨矣故嘗合
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机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
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

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于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
克党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
按陳君蕙詞得其^事息與其党始伏辜此盖足以見節義
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克之誅有時而必不得追者敢二
烈者固不必手搥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于是
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
如石請余為之記嗚乎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六深
所以惧克也故是有關于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
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唐順之

龍之祠不秩于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盖以為鱗
虫之靈者耳其祠始見于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
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為不
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為未
盡也夫天地無為而百物之肖像于其間者莫不各致
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
孰非天地之功也至于昔人之制為祀典也凡有功于
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羣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

而未嘗疑于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于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于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為之禋為之社以報之可矣至于大索鬼神而蜡為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于迎猫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為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猫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于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于此見天地之功為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效一能于天地者

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于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為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于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变化尤靈猫虎未嘗無功于田而謂龍盡無功于水乎祀猫祀虎未嘗疑于與天地分功而獨疑于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于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于大其為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為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于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為之尸

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顯于一社
長一邑令之為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
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為而不祭于古也
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
豢龍氏之于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于蜡寔掌其祭
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
者遂以豢龍為蓄龍也豢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為龍
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為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
江獨為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

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
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
為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
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為是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
之情而悉于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世之人泥于舊說而
以為非經之祀也為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于此
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為語怪也

